

靈

芬

館

詩

話

靈芬館詩話序

詩話之作昉於六朝衍於唐盛於宋波流極於元明其藉也
原本風騷極命事物以發皇未明之旨摘抉難離之精道
後稍立意見各樹門戶至於丹素異觀奴主互勝而說之道
監矣然而詩人遭際有幸不幸其幸傳於今者不必皆工不
幸而時代湮沈名氏銷歇卽有終身溺苦以爲專門之學者
皆翳然在亡而一二殘篇齷翰單詞隻句時時見於叢殘掇
拾之中則詩話之於世亦未可謂無功也余不能爲詩而所
遊多一時詩人如頻伽梅史諸君琴歌酒所議論往復往往
傾聽不厭時獲新奇喜與忭會蓋其人皆無門戶意見存乎
其中吐論豎議雖不必盡合而非以取勝卽或有偏宕之言
亦各抒所見故能使人犁然有當於心嘗恨不能紀錄成書

以時尋繹去年冬頰伽將遊袁浦過余百一山房出所爲靈芬館詩話十二卷見示曰此三十年來隨手鈔撮者遊道不廣耳目聞見有限故所得止此余取而讀之其論古人也不隨附和不苟刻覈不事穿鑿而惟取心之有所得者其論今人也不別顯晦不彊異同不爲佞諛攻訐之說而惟取其言之有可采者視往時之議論尤覺和平者多而偏宕者少其中徇人之情稱許或有過當而頰頰專一之士殘篇斷句藉以傳者不少用是知頰伽之情性與詩俱深而不覺有當於余心也乃爲梓而行之卽綴此語於簡端并以質之梅史時嘉慶丙子秋仁和孫均序

靈芬館詩話卷一

吳江 郭麐 祥伯

遺山論詩絕句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遺山之論本於王擬栩中立見中州集中擬栩詩皆麤豪無味故有此論瞿宗吉歸田詩話駁之是也其謂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論此二句云云似遺山自爲此論者其書今亦未見

歸田詩話載龍仁夫題琵琶亭云老大姮娥負所天忍將離恨寄哀絃江心正好觀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以爲中含諷意蓋別有所諷也若以諷商人之婦不太癡人說夢乎其別載一女子詩云耶孃重利妾身輕獨抱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知原是斷腸聲李賓之以前詩爲鷗波作不知

何據也

薛維翰春夜裁縫詩珠箔因風起飛蛾入最能不教人夜作
方便殺明燈殺字斬新王諷詩孤眠直至殘燈死亦峭竹垞
詞低帷纔悔殺明燈此其本也

人謂吳癡信不虛追崇越相果何如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
江邊祀子胥或題三高祠詩也自後過者閣筆余亦有句吳
越一家君莫笑采香河畔弔西施

唐人詩有絕無寄託而詞意可笑者如柳渾云近來無奈牡
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較多
李青詠石崇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付
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皆可謂善殺風景也

遺山詩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或疑兵死鬼三

字所出余曰唐明皇謂高力士曰非將軍阿瞞幾爲兵死鬼矣

孤山斷橋以唐人得名宗吉論之甚詳錢思復用段家橋瞿元範戲之曰此段家橋創見却與羅刹江不同蓋思復以曲江賦成名也然元人亦多用之後遂沿爲典要矣其詩甚佳阿姊住近段家橋山妬蛾眉柳妬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

韓翃田倉曹東亭夏夜詩玉佩迎初夜金壺醉老春東坡以昌黎詩且可勤買拋青春爲酒名則老春當亦酒名如金陵春麴米春之比耳

唐人詩用字以平爲仄仄爲平者如上番公畦稜之類今略記幾字如太白詩西飛精衛鳥東海何由填鼓角徒悲鳴樓

船習爭戰填字作去聲。獨孤及詩所嘆在官成遠別徒言吭。水纜容舫纜字作去聲。宋之問祥氛已入函關中。函字去聲。張悅離魂似征帆。恒往帝鄉飛帆字去聲。又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昌黎與世無緇磷。磷字平聲。柳州平淮西雅威命。是荷荷字作平聲。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注必貞反。至元白此類尤多。當時綺季不請錢。請字平聲。紅闌三百九十橋。十字平聲。雪擺胡騰衫。胡字入聲。燭淚粘盤壘。蒲桃況對東溪野。枇杷蒲字枇字入聲。他如司字親字之類甚多。不能悉舉也。

芭蕉粵中者多有花。江南殊少。詠者亦罕。瞿宗吉載陳瑤一聯云。白藕作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頗妙形容。

猗覺寮雜記云。日月光天德。云云。陳後主詩也。天下教兒童。

者以此題學書紙謂爲北狩之讖近教兒童學書者皆書王
子去求仙云云不知何人詩也

東坡詩腹搖鼻息庭花落儻盡當年未足心孫樵云腹搖鼻
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蛩噪晴坡蓋全用其語東坡喜記
人好語如蟋蟀鳴懶婦驚芑花半落松風晚清之類皆貯以
備用

對牀夜話以四靈爲止學姚賈深致不滿其摘錄數聯以爲
求其聲諧韶濩氣泐金石者無有然其中多可入主客圖者
如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古廳眠易魘老吏語多虛坡暖
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古塢蟲蛇善陰廊鳥雀癡廢巢侵燒色
荒塚入鋤聲皆可喜也

王鐵甫精研入法字跡人甚珍之自都門寄所題雜帖詩見

示內題楊少師韭花帖云宰相門高世系留六臣傳裏見風流年年燒韭供肥羜直過梁唐晉漢周最爲可喜

皇甫冉與同人泛舟馬林溪詩共載人皆客離家春是秋善言羈旅之情者也近人渡江詩云江心浪險鷗偏穩船裏人多客自孤二語最工

竇友封與人言若不出口號囁囁翁李逢吉呼樂天亦爲囁囁翁東坡所謂試問囁囁翁指樂天也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小蠻樂天婢也又有詩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自注小蠻酒榼名也

元微之千樹桃花萬年葯不知何事憶人間元裕之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來同一寄意所謂驚情鳳想海思雲愁者也楊廉夫反之作一絕似學究正顏村夫譚道可爲

噴飯都元敬以爲忠厚殊所不解詩云兩婿元非薄倖郎仙
姬已識姓名香問渠何事歸來早白首糟糠不下堂

劉海峰先生大櫪于姬傳先生爲前輩先生古文之學得于
海峰者爲多嘗有詩云海內文章劉海峰牢籠百代一時窮
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才令天下空其推服如此然海峰亦
深服先生之文折行輩與交稱爲古文第一先生嘗言方望
溪謂人曰如某何足言文吾鄉有劉生大櫪者其古文於今
無兩蓋前輩宏獎後進類皆如此先生問磨海峰先生詩以
何首爲第一磨舉北齊較書圖爲對先生亦以爲然

李庶子詩水紋枕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從此無心愛
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含情悽惋命意忠厚殊不類薄倖人
文章可以觀人豈其然乎

唐人詩用事用人名類多割截如老杜徐庶爲交友劉半是外甥葛亮貴和書有篇之類至樂天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見寄詩末句云憑君一詠問周師自註周判官師範蘇杭舊判官去範字叶韻

南濠詩話云元末吾鄉有虞堪勝伯者嘗題趙子昂苕溪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爲人膾炙又載周良右題子昂竹枝云中原日暮龍旗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微不及虞石田題畫馬詩又不及周矣麓堂詩話以爲却抱琵琶過別船亦爲趙作子昂可謂受侮不少矣愚謂此輩人如名花奇鳥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種以爲文采風流之觀責以大節似正實迂譬若以亡國責李後主從胡法罪

明妃過刻而不韻也

放翁作南園記爲士論所薄其自編渭南文集此篇不收意亦自悔時侂冑先求誠齋爲之誠齋不許乃起放翁又有鄭棧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并磐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後韓敗鄭竟免放翁之記亦不至大玷名節然何如誠齋之不作至鄭者獻媚而人不之重當時雖免清議故在幸以曹蜍李志人不論及之耳是可羞矣

甲寅之春歷亭丈介余致書湘湄延課其子湘湄素知歷亭且以余故欣然而來瀕行之先相識者各以詩爲贐長篇短詠先後麋至惟任君椒圖潮獨未有詩將行椒圖至或問其詩成未椒圖故樸魯言呐呐若不出口又多自遜讓人共易之至是乃慙然曰止有一詩且絕句也恐不當諸君一笑出

袖中低讀之曰祖筵將散始登堂憐我吟遲笑我忙莫怪贈
行無一物蠶絲未賣麥田荒一座稱賞

竇常五女宅詩一宅柳花今似雪鄉人應築望仙臺自註宋
氏女姊妹五人貞元中同入宮後見王建集宋氏五女詩云
五女誓終養貞孝內自持兔絲自縈紆不上青松枝素釵垂
兩髦短窄古時衣行成四方間徵詔環佩隨同時入皇宮聯
影步玉輝鄉中尙其風重爲修茅茨蓋嬰兒子之流也乃五
女同心若此亦奇矣序稱貝州宋廷芬女若華若昭若倫若
憲若茵

東坡謂柳公權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之詩有美而無箴
乃東坡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伊川方長不折之語温公
以爲使主上厭棄儒士正坐此歐陽永叔四十餘萬屯邊兵

之詩晏公以爲作關東坡豈見不及此哉呂希哲洪駒父輩又強爲柳解謂已含諷意說愈支離溥南詩話論之曰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真通人哉

溥南詩話謂退之謁衡岳詩手持盃蛟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妥但言靈應之意可也余謂退之意謂旣得兆而道人以吉告非靈應之謂也觀下王侯將相云云可見

溥南論坡谷詩云絕足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詩話所謂世以東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卽此意也其第二首云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袞袞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勅敵公自無心與物爭持論可謂平允

獨孤及代書寄上裴六劉二詩泐字逝字均叶月韻本江淹

雜體詩也

清才易奇才難然皆不可無才也蓋必有奇嶽歷落之懷飛揚跋扈之氣然後能與古人相角逐逮其刊落一切歸造平淡亦非時俗貌爲古淡可比清才似狷奇才似狂古人所取大都以此獨孤及愛畢曜詩洪鑪無停火日月速如飛忽然衝人身飲酒不復疑之句蘇渙號爲弩陌少陵稱其隱隱有金石聲昌黎稱無本云我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下至雪車冰柱皆爲嘆賞蓋未有不艱窮怪變得而後能造平淡也近有倡爲古淡之說至五言不過四韻作古文不過二三百字讀之索索無氣雖曹蜎李志不能與地下廉藺爭生死而流傳謬種心竊憂之矣

金章宗詩中州集中祇載一首殊不佳歸潛志錄其詩詞數

首皆可觀其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
家三十六宮簾盡卷東風無處不楊花夜飲句云望久香成
穗夜深鐙欲花擘橙爲軟金盃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
岸柔軟九迴腸冷怯玻璃殘織織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
洞庭春飛上桃花面

重九之夕秋飈刮窻夜寒刺骨與湘湄挑燈對坐雜話恨事
悵悵於懷遂不成寐窻外梧竹夏擊如空山夜泉淒心寒魄
皆惘然無語湘湄成一詩云一樣挑燈坐夜深小時肯信有
而今倚愁略不禁濃笑扶病還來伴苦吟孤枕易迴將斷夢
十年難死已灰心如何合眼分明見猶是垂髫未受簪予有
和詩在集中兩人若么弦孤張碎蟲同絮只消以一卷楞伽
懺悔此段耳

孔文舉言今之少年喜謗前輩陳思言劉季緒才不迫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拊摭利病昔賢所譏可爲大誠記年時朱君鐵門在金陵訪一友此友同寓一毘陵士人妄庸子也抵掌高談無所與讓縱言至於隨園士人力詆其文體之不正詩篇之可笑類數百言鐵門徐曰如君所言必有明眼何不舉其疵類以曉惑者士人曰他不足言卽如鼻涕一尺長此成何語耶鐵門哂曰若此則可笑者子淵爲首隨園當次之耳君固高才不讀秦以後書者隨園安足辱齒牙哉歸爲吾言相與嗚噓

權文公以文章名世而詩多豐縟修整無可動人惟數水驛一絕空見水名數秦樓昔事無臨風駐征騎聊復將髭鬚頗有風趣清明弋陽云自嘆清明在遠方桐花覆水葛溪長家

人定是持新火點作孤燈照洞房亦清婉有致此種甚少也
權公危語詩被病獨行逢乳虎狂風駭浪失棹檣舉人看榜
聞曉鼓孱夫孽子遇妬母皆有矛頭浙米之意然無如舉人
看榜一語之妙身歷其境者當知之也

季默梅影詩云維摩丈室冷如冰千劫蕭然無盡燈天女散
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崩髻語意清絕遺山不錄何也

古人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其言亦自有理蓋早慧之人未
必能懇苦研求溺苦于學又加以旁人交譽遂侈然自足劉
晏鄴侯之儔傳者甚少昌黎作送張童子序突不見其後有
名稱可知也麻知幾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後至牛童馬走
無不知麻九疇姓名遺山云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餘
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日名重天下故士貴自立

也

凡傳記所載詩涉仙語者多誕曼不可解且未必佳涉鬼語者多淒絕幽咽之音類皆可誦所謂寧爲才鬼莫作頑仙也中州集載曹用之一詩云瀏瀏竹間雨熒熒窻下燈相逢不相顧含淚過巴陵云詩有本事中山楊正卿能道所以然真人作鬼語也然自佳余謂集中所載哨腿王諸詩正不可同日語矣

東野云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心氣非則文章不正其論甚高乃多爲愁苦煎迫不可終日之語何也其哭盧殷云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又云有文死更香無文死亦腥其氣甚壯至懊惱詞云惡詩多得官好詩空抱山抱山冷疏疏終日悲顏顏送浚公詩乃云一步一步乞半片

半片衣倚詩爲活計從古多無肥則不堪卒讀東坡寒蟲之
論非過也

人世悲憂愁苦之境惟讀書著書可以消之鄙性專愚幾不
知馬之幾足惟少好吟詠輒欣然終日病嗜土炭如珍羞語
良不妄意謂天地特設此一事以娛苦惱衆生耳錢起詩云
有壽亦將歸象外無詩兼不戀人間實獲我心矣

劉豫爲宋賊臣人不必論然其詩却甚清絕如畫色晴明著
色圖山光凝翠接平湖煙嵐自古人難畫遠卽深深近却無
又絕塞亂山圍古驛他時說著也愁人皆可誦

劉少宣題張仲揚詩集云楓落吳江原好句不須多示鄭參
軍蓋譏之也然張詩尖新微傷氣骨劉亦未嘗不然張詩如
矮戶小窻寒不到一爐香火四圍書西風了却黃花事不管

安仁兩鬢秋劉詩人行著色屏風裏舟在迴文錦字中午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各有好句各不須多恐更相笑也劉工于詞有暮鴉庭院春陰淡七字爲遺山所稱

宋之問送朔方何侍御詩拜職嘗隨驃銘功不讓班方回云漢有隨驃今騎侯予按霍去病傳封趙破奴爲從票侯注謂從票騎將軍有功以爲號隨驃不知所出楊雄長楊賦用驃衛字謂衛青及驃騎將軍霍去病也隨驃當是隨驃騎之義古人如此用字極多如方回言讓班又是何官職耶

蘇頌興慶池應制詩中一聯云山光積翠渾疑逼水態含青近若空自注以上二句初云山光逼嶼疑無地水態迎帆若有風特爲李又盧從愿所賞但末句又押風字故易之余謂此一語實勝後改何不易其末句之韻耶

金樓子箸書篇有研神記一卷自爲序付劉毅纂次卽唐人買于書肆見書縫有昭容列名者也

岑參走馬川詩三句換一韻後山谷諸人效之號走馬川體不知以前卽有之富嘉謨明冰篇是也

余友無錫秦楞香詩和平爾雅如王謝子弟山遊里巷見者知爲烏衣中人人或譏其太恬熟余曰此正如錫山賣酒家旗上無不書惠泉三白其間佳者要自森嚴有風骨其次亦皆芳香入口醇醲甜媚惟易醉易醒是所短耳不及滄易諸家之清冽然不愈乎蒸麥作燒春之剛惡無賴乎楞香之詩亦如是而已在金陵時見其稿甚多皆不復省記昨檢大牛篋中得別後見懷之作亟錄於此以實我言而問執目論之口詩云秋風江介送歸橈木末樓頭望眼迢千里素書來舊

雨五湖清夢落寒潮論文敢訝雷鳴釜選佛真成狗續貂七十二峰人去遠鱸鄉亭下葉蕭蕭楞香工爲無題惜不多記嘗有句云幾生修到湘簾竹拾作千身護美人

丹叔爲我言見古人詩有幸心見同輩詩有畏心問何故曰古人已往其詩具在追而企之宜若亦有此日同輩中年力未可量他日之我可及今日之渠安能知他日渠之所至故足畏也嘗記在金陵時鐵門于骨董家買得仰家小扇製度精好誇于同人崑山顧竺生見之曰君無所取諧取諸舊也我所持扇更十百年亦何以異君旁一人曰君扇旣舊彼扇不當更舊耶相與拊掌與此正同一意

余與顧竺生國政久不相見近遊鹿城把袂懽然自言別後多時不作詩矣爲余誦過巴城河二絕句云秋樹村邊風有

聲船窗莽莽大河橫水花濺面不知冷貪看一鉤新月生攀
簪童子采菱娘風景依然魚稻鄉歸去秋簾燈影裏一宵魂
夢水天涼清絕之致依然舊風格也竺生詩有不著一字盡
得風流之妙嘗與合并于竹溪堂中卽事分韻竺生詩有二
月春風料峭人之語湘湄見之曰此語定是何意可解不可
解然自覺其佳正所謂毛嬙西子不必見面始知其美者耶
讀唐人詩覺於此中甚深讀宋人詩覺於此外甚大唐人之
文類皆深博無涯涘或爲瑣悉細碎之文頗極其古至其爲
詩則韓杜諸大家外皆有筆不可寫之語爲體所囿宋人之
詩乃如唐人之文至爲文則又立間架以自尊剛駁雜以取
潔去唐人醇古之氣遠矣

劉夢得和牛相詩云盡拋今日貴人樣貴人之樣以之對人

猶不可況爲詩乎歷亭丈和伯生贈詩云客久不來嫌吏俗
君休把我當官看其雅度可想見

昌黎感二鳥賦辱飽食其有數況策名于薦書其言甚悲辛
敬之謂元遺山言平生飽食有數每見二弟必得美食明日
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千載下讀之猶爲黯然東野哭劉言
史歷述窮餓以死之人而曰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元人
吾家靜思竟實其言每讀書及此等不能不爲大悲也

昔人登山一慟當爲情死此種胸抱僕時時有之漸近中年
頗傷哀樂思舊之銘嘆逝之賦每一觸目悽愴悲懷不知其
輒喚奈何也鐵門有哭亡友荔堂五古一百韻有奇瀟縷情
事使人感涕又有夢荔堂七律一章尤爲淒絕詩云魂來魂
返太匆忙夢未分明夜未央百夢爭如生一面十年何止哭

千場見時反荷君存問別久應憐吾老蒼自覺前詩言不盡
挑鐙再寫兩三行荔堂姓顧名後藝與余才一面不甚相知
而鐵門湘湄皆亟稱之以爲博學好古有箸書之才今錄此
詩亦以存荔堂也

與荔堂同里顧君恂堂名兆會其父蔚雲先生有人師經師
之目湘湄鐵門及家弟丹叔皆受業門下恂堂亦與子交精
研六法工爲帖括之文未知其能詩也沒後朱袁兩君出其
題自畫柴門暹客圖云涼風變柳絲屬畫憶前時有別皆成
恨無聲亦是詩吾曹多作客朋舊半相思爲寫雲山寄拈毫
不自持辭意甚工自嘆知之不盡又悔定交日淺未嘗勸其
力爲可傳之學冥冥中負此良友然非兩君記此幾乎不使
我至今失之耶此詩用余與竺生吳門橋倡和之韻諸同好

皆有和韻無慮數十首

隨園詩話載絕句云屬付花香莫過墻隔墻人正繡鴛鴦聞
香定要停絨線繡不成雙不寄將近見吳鯤一絕句云雨過
花前立一回見花零落亦徘徊徘徊且自掃花去花掃不完
雨又來可謂異曲同工也

銅里鄭氏自雲樵稱詩倡首率其子弟謁湘湄而請其與弱
士兄弟行者瘦山名鑽海山名銳皆雲樵從子曉江名鉉雲
樵子也皆有清才並能說學將來華萼之編人人有集正未
可量也余與湘湄聯句贈雲樵詩有云千里關山憐我獨一
門風雅自君開力參上乘非難事眼見諸郎未易才於此見
人固樂有賢父兄也而一門羣從於舉世爭鶩錐刀之時能
知臣叔不癡爲此冷淡生活亦復難能而可貴也

海山早歲廢書二十以後方自策厲史冊文集靡不極力探
索詩亦自出機杼不屑隨人脚跟其五言如風和鑑篆直雨
潤石苔生雲光涼欲墮山意靜逾妍七言如題丹叔開門圖
一輩功名誰跋扈斯人骨相況清寒題余病榻勘書圖秋士
定多搖落感古懷轉向寂寥深皆不苟然者惜多病蚤天然
鳧沒者亦增愧矣

櫻欄樹必歲剝其皮乃能高出屋檐若愛惜不剝則鬚髻而
短余親好家舊有一樹主人禁不令剝數年之後真如野叉
頭矣梅聖俞詩完之固不長只與薺本均幸當敕園吏披割
見日新是能去窳束始得物理親真能曲盡物性

紫薇花俗謂之怕癢樹以指爪抑搔其本無風而枝葉搖動
亦可異也梅聖俞和韓子華紅薇詩薄膚癢不勝輕爪又云

薄薄嫩膚搔烏爪未知前人有詠及此否

余於徐月樵觀察齋中見楊龍友畫山水一小幀自題一絕
于上風韻極佳詩云嘗在西湖煙水邊愛呼小艇破湖天今
朝畫出西湖路乞與長年當酒錢

靈芬館詩話卷一

靈芬館詩話卷二

吳江 郭麐 祥伯

凌仲子廷堪教人流寓板浦場與余相見於淮陰議論卓絕多異時流最賞余美人捧劍圖詩中殘月在林雜動野碧天無際好歸來之句以爲飄飄有凌雲之氣凌亦題一絕云試看纖纖手能持九錡霜不如織一寸猶解繡鴛鴦雖率爾之作自具性靈

溫飛卿屏上樓臺陳後主鏡中金翠李夫人非不綺麗苦短於情韻吾友鮑覺生落葉詩云梧桐南內唐天寶枯樹西風庾子山讀之覺有愀然之思殆亦愁苦之音易好耶

舟行景色最易感人余十年道長水驛村橋曉風殘月輒惘然如有所失醒然如有所得過後追之便成亡逋東坡清景

一失後難摹可謂先得我心鄭瘦山有平望二絕句云欹枕
江邊夢亦清輕波雙槳載人行蘆花如雪月如練夜半斷鴻
三兩聲扁舟一夜過平望野水模糊上下塘耐著曉寒船尾
立板橋村店有微霜頗清絕有致

東坡夜過舒堯文詩郎君欲出先自贊座客歛衽誰敢侮語
蓋有所戲也然譽兒之癖人所不免顧所譽何如耳黃退庵
子安濤字霽青爲瘦客沈君弟子生有夙慧尤喜爲詩前在
退庵齋中霽青荷衣出拜呈詩云作黍不知誰是客過庭何
幸又聞詩余深賞之謂退庵當讓出一頭地甲寅秋晚重過
友漁齋霽青已居然成帙矣病起遣懷云門外經旬只嬾行
今朝步履覺身輕鄰翁見面休相訝我本當年太瘦生對鏡
不須憐骨瘦上堂才得慰親權家庭樂事知多少無病還應

是一端可謂本色詩也又有七月十七夜待月句曰月色自來杯酒外人情莫放夜涼初

查初白紅袖倚門桃傍井又緣迷路得看花之句人爭傳之近見沈瘦客大成南湖絕句水楊柳近碧闌干微雨人家作午寒墻裏小桃華一樹只分一半與人看詞意更工也

袁仲子遂生祭妻兄王玉涵詩其一云關心一事訴匆匆君定聞之有笑容寄我一雛看漸大讀書今已到中庸語淺而意真

古人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吾鄉吳鯤號獨遊業執鍼之事操業往來余家見梁上詩冊輒紬繻繹伊唔尤酷嗜余詩癸丑冬余歸自淮陰夜與丹叔挑燈賦詩獨遊睥睨其旁時或輟業就觀其有稱嘆頗中窾要心竊奇之今年回里忽出數詩

質下清新之作頓爾至致不覺謹喜讚嘆以爲古未嘗有也
重陽云含愁無寐坐昏黃偏是風狂雨更狂知道明朝九月
九又來舊例作重陽重陽見懷云試登高望路漫漫黃菊離
披不共看西風又作重陽信江北江南一樣寒鐵門言其鄉
有縫人栢姓者能畫花草生動妍麗然不多作人亦不之重
也余思以一冊令栢作畫吳題詩其上亦一大快事世人貴
耳賤目安知此中有人又恐如兩人者淹沈又不少也思之
慨然

姬傳先生言文章之事後出者勝如東坡石鼓歌寔過昌黎
蓋同此一詩同此一體自度力不能敵斷不復出此所謂於
艱難中特出奇麗也後如犂眉公之二鬼詩乃本昌黎二鳥
之意而參以盧仝馬異之體又當異日論耳

用姓巧合亦詩中之一奇如東坡鶯鶯燕燕之詩通首用張
家事亦有偶然拈得更覺生動如厲樊榭和商寶意悼亡詩
蕭郎從此號商星是也沈生葉書和湘湄贈詩其一云已慚
辨口瀉長川汎復詞壇鬪孽賤入選應須高著眼如何苦覓
沈郎錢記在吳門燕席主人招兩錄事一楊一許兩人俱爲
一陳姓者所狎是日其人不與坐旁一客戲楊曰地下若逢
陳後主楊應聲曰座中惟有許飛瓊一時賞其敏慧

香奩一體余少時酷好爲之年長才粗未能細意裨帖輒借
戲除綺語之言以自護其短近工爲此體者惟吳江朱荔生
文琥蓋鳴筆貴柔言情貴曲選字貴麗繪景貴活於詩中亦
自有別才也荔生紀事七律云兩地關心已十年只通聲影
便堪憐雙煙自縮同心結斷藕還開並蒂蓮梅子雨多交夏

五揚花風輒過秋。干當時期約明明在下九初三只眼前百
就千攔一見難相思未訴淚先彈葯闌紅雨愁中盡綺閣銀
燈別後寒書不傳情牋短短病偏助媚骨珊珊對人指說天
時冷杏子羅衫可太單春寒破曉立蒼苔生怕愁容對鏡臺
翦燭通宵千淚落殘枝墮地一花開珍珍細柳猶如此曲曲
柔腸剩幾回輪與東風雙蛺蝶隔鄰飛過短牆來曲房低小
似吳舫風靜秋河月影高酒綠舫船浮藥玉燈明銀蠟膩蘭
膏醉中一搯麻姑爪窗下三偷曼倚桃厯厯平生惆悵事幾
回欲寫轉蕭騷他如隄外鸚哥和淚教枕函蟋蟀帶愁聽欲
諱自嫌詩有案多愁人說病無端皆雜之疑雨集中不能辨
也其弟謝橋韶音亦多緣情之作春遊一詩云流水灣環逐
徑斜板橋轉過路三叉楊花點點飛晴雪香霧家家焙午茶

深樹啼鶯迷小語疏籬迸笋數新芽何當買个瓜皮艇雙槳
沿村曲曲划兩君初皆不甚爲詩近始發憤讀書荔生請余
書齋額余取放翁語名之曰新箸書齋

魏東齋憶弟詩云聽殘宵雨半瞻騰浙浙虛窗沒沒燈繫纜
江亭等潮上夢君野泊在西興思最深婉又有贈周子佩詩
敘述當時尤爲可感今具錄於此云大府高官足九天何如
且證地行仙竹松晴塢開書屋花月春江放酒船閒憶舊交
同隔世劇談往事勝編年自隨銅狄拋鉛水散作陽湖萬頃
煙檻車經過結婚姻瓜蔓連抄轉及人門戶變生前甲子國
家災應五庚申長貧僅保荒陂產多難猶存複壁身記取靈
椿八千歲百分才占一分春灑血號冤共庶常上書先後動
思皇金門賫志終難遂土室蕤名獨善藏遠患苦教雞斷尾

延生喜見鼠拖腸從今願待丹爐下大藥成時或許嘗

昌黎劉生詩往取將相酬恩讎少時見何義門批本述李安溪之言以爲昌黎於二字未忘終未見道言爲心聲古人所以貴乎克廣德心余時見之大不謂然恩讎二字斷不可以不明讎之欲酬亦猶恩之欲酬其人於讎不分明則於恩亦必不能報此宋人之論安溪沿之耳昌黎於北平王一飯之恩至其孫墓銘猶必及相好如劉柳而洩言之疑終亦不諱此昌黎之所以爲昌黎也

文人賣文爲活世已輕之至以粉本擘窠沿門自售莫不目笑相賤比於乞兒然窮途之厄古豪傑不免未可遂謂此中無人也鐵門言年時有桐城胡星溪璇寓里中僧舍爲人書楹帖以餬口一日偶至其居見案頭有詩一冊隨手翻視有

北行過牌口詩云白水遠從東海盡黃河漸近朔風寒心竊
奇之欲觀全稿云在吳門寓中相與劇談而別後鐵門秋賦
金陵歸時星溪以不合院中主僧爲無賴子所逐時郡守亦
桐城人恐人以同鄉故議其庇之也亟檄令星溪出境踉蹌
而來與鐵門取別不暇問其詩稿何如也幸先是里中有持
扇索書者星溪輒書自所爲詩鐵門見錄之以示余曉行云
曉起月微明山煙處處生雞分村落唱人獨板橋行失業慚
耕稼狂歌見性情誰家碓杵動和露擣秋聲廬江冬夜云遊
子頻驚歲暮天吹簫江上又年年榮名不向青春立好月多
從客裏圓殘雪迷離連治父征鴻飄渺過龍眠何時買得南
歸擢頭白慈親望眼穿勞者之歌不堪卒讀有才如此而輒
招奇窮可嘆也余見桐城人輒以問訊迄無知之者又嘗爲

姬傳先生誦其過二鼓尖白雲寺詩山似衆星環北極人如孤月立中天之句先生亦奇賞之

少時與亡友倪斐君筠徐江庵濤聯句送江庵之金澤落句云松江魚正上莫惜尺書傳有一客云松江之鱸非寄書之鯉諸君得毋太假借乎余曰賀方回送人赴江夏詩有魚知不食端爲置書郵武昌魚皆鯉魚耶客無以對然此一時取勝之言終不可爲典要也

陳迦陵少時從陳黃門遊故其爲詩亦沿七子之體後乃出入眉山劍南之間一變舊學今所傳湖海樓詩爲其弟子萬所刻者多被徵以後之作聞有射雉集乃客如舉冒氏時所刻未之見也前時于袁二恬處見有湖海樓集乃在子萬所刻之前未能的知其爲射雉集當亦其時不相遠也集中擬

古樂府神似黃門七律則高華典重而稍有窠臼與其後集如出二手惟七絕一體始終不變

宋人詩多喜出奇爲新時雜俚俗劉龍洲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個好喜歡緣又天堂從此去真個說杭州皆俚諺也岳珂餽頭詩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比湯燻右軍更爲可笑楊誠齋柳稍一殼知滋至屋角雙斑穀過歌視迫窘詰屈尤入俳諧鄧楚才賦漁弋詩云鴻鵠鷓鴣鵲鷓鴣鮓魴鱖鯉鯪鱔于律詩中用栢梁體亦奇而不法矣

宋利履道田家詩小雨初晴歲事新一犁江上趁初春豆畦種罷無人守縛得黃茅便似人與宋子虛殘稅驅將兒子去豆畦却倩草人看意同而吐詞之工遂後來居上矣

蘇延福嘯厓金陵尚衣公子也好客下士有成容若曹雪芹

之風在金陵納一姬故秦淮歌者名四喜風貌秀冶有清水
夫容之意人方之拒霜花嘯厓爲作一圖余題夢夫容一詞
其上邵無恙明府作四絕句每章分嵌四喜二字余口占一
絕云夫容生長是方塘末木移來只浚妝喜字若書三十六
再周四角到中央

古樂府多述思婦之言少有爲征人之詞者宋人許梅屋秋
風云颯颯秋風來衣衾愁未整莫作閨中寒且作天涯冷反
面寫情居然悵惘趙璞函先生嘗有句云風尖月細冰苔滑
辛苦香階剗韞人其用意亦如此

郭元振蛩詩勸君莫入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許梅屋詠
燕有云梁間不用多言語回耳聽君有幾人脫胎於此

吳俗人家門樓多砌以甌琢爲花鳥人物務極細緻以相誇

尚吳江有某匠者最爲佳手其圖寫刻刻纖悉生動人問何以獨工畚曰凡磚坯中本自具有人物花鳥之形但須諦視熟思得卽下手如兔起鶻落自然妙若天成某非獨工但能順其理而琢之衆人非獨拙特不能順其理耳余謂作詩之法何獨不然本有七字五字不可移易隱現紙上人落筆時但須依此寫出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吳徵君蓮洋集清微婉妙漁洋亟稱之比於太白東坡集中五律一體幾幾望青蓮之門戶五歌在唐賢三昧集間七絕亦多合作阮亭賞其題雲林畫及千點桃花尺半魚之作猶未足以盡蓮洋也悼亡後安昌絕句云蒲葉青青夾堰齊殘雲掠雨郭門西綠楊盡是傷心樹只遣黃鸝一個啼鄴城雜事云破賊今年願已違轅轅車馬又空歸才人更有劉公幹

城旦判來看洛妃贈李武曾云沈醉東風盧女弦泥人佳句
滿題牋預愁長夜無春色徧種桃花作墓田題禹鴻臚卜居
圖云年來百葯瘦峻嶒也似仙儒也似僧只是魚蝦都愛惜
漁竿不畫畫紅藤竹嶼云竹嶼彎環抱水亭鮫珠不定芰荷
青阿誰輕撥蘭橈入打破春塘百子濟山行卽事云燕子烏
衣雉子斑黃牛舐犢水牛閒迎人無限按藍色布穀聲中四
月山山雲結作盤龍髻水荇花開似寶簪妾自當壚郎自飲
從來不解鳳皇琴鎮州荷花云城南城北皆荷花正對城門
是酒家下馬猶能再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贈趙秋谷云廣
州厯罷又蘇州也向眞娘墓上遊饒爾廣平心似鐵眼波橫
處易悲秋其越女一律云憔悴浦中蓮低聲問遠天裁衣拋
白紵漬淚掩紅繇蜥蜴盤深字眞珠寄短篇年年花事近空

立芻蘿煙大有玉溪學齊梁風格集中不多見也

張籍于昌黎爲弟子昌黎書及詩中皆稱其名不與東野比也籍作哭昌黎詩乃稱退之兄又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東坡于醉翁亦屢稱其放出一頭之言皆有取而代之之意名之所在賢者不免爭耶

魏道輔隱居詩話云與荆公論詩謂永叔才力敏邁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可謂有餘味矣又謂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余謂永叔之詩自是大家惟嫌太熟不盡能清健耳至於此句乃眞所謂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矣云不見佳亦莫原道輔之意

張志和漁父詞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人皆知之又有七律

一首尤佳中有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之句

七絕一體晚唐始極其工而清蒼疏儻之氣至宋人而開余
嘗欲仿萬首絕句之例集爲一編苦家藏宋人集少未能搽
羅就所記憶時時諷詠者錄之於此蘇黃楊陸諸大家不及
也劉後村歲晚書事云日日鈔書懶出門小窗弄筆到黃昏
了頭婢子忙勻粉不管先生研水渾田舍卽事云去年羸粟
尙儲餅又見新秧蘸水青野老逢人說慚愧長官清白社公
靈陳簡齋中牟道中云楊柳招人不得媒蜻蜓近馬忽相猜
如何得與涼風約不共塵沙一併來秦少游泗州東城云渺
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
流轉處山秋日云月團新碾淪花羹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
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劉彥沖景陽鐘云景陽鐘動

曉寒清度柳穿花隱隱聲三十六宮梳洗罷却吹殘燭待天
明范石湖櫻桃云借暖衝寒不用媒勻朱勻粉最先來玉梅
一見憐癡小教向旁邊自在開田園雜詩云步履尋春有好
懷雨餘蹄道水如杯隨人黃犬纔前去走到溪橋忽自迴三
句蠶忌閉門中鄰曲都無步往蹤猶是曉晴風露下采桑時
節覽相逢黃塵行客汗如漿少住儂家漱井香借與門前盤
石坐柳陰亭午正風涼賀方回野步云津頭微逕望城斜水
落孤村格嫩沙黃草庵中疏雨溼白頭翁嫗坐看瓜黃青社
怪石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
口曾見漢唐池館來劉原父寄內云年老漸難禁遠別宵長
初信有相思天寒輾轉不得寐一夜風吹庭樹枝楊次公城
西水磨云客來亭上脫春衫馬浴寒泉洗轡銜怪得主人留

再住水聲林影似江南李成季卽事云織締不挂汗如傾一
霎風來夢似驚自是人心有涼思強將庭樹作秋聲郭功甫
答人云渡江乘興泊江干草襯殘花色未乾慣在釣魚船上
住一簑一笠伴春寒饒德操次韻云楊柳池塘表裏青魚兒
偷眼畏蜻蜓夜來雨過菖蒲靜倒浸中天四五星偶成云松
下柴門閉綠苔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股大如繭應是前
山花已開呂居仁追成舊作云滿江風月一船霜無計留君
只是狂燈火隔簾春隔座無人知是竹枝孃曹公顯飛泉云
曉入飛泉帶月華山如相識路如家百蟲不響露初下開盡
一川蕎麥花雜詩云欵段揚鞭過雨村沙平步穩轉山根好
花一簇墻頭見深院誰家尙掩門俞希郊溪流云雲脚才行
又復開一聲隱隱只空雷家童忽報溪流漲知是前山落雨

來東山云東山隨分作生涯卽是清高隱者家粗有小園供
日涉不愁無地種梅華葛常之間歌云月如明鏡酒如空響
谷清聲出晚宮怪得中庭紅葉墮琉璃帳底唱回風陳知默
道中云茶蘼臥雨有餘態芍藥倚風無限情正是江南花欲
盡沒雲來往日微明張武子玉臺體云主人流落委荒墳燕
子還來壞戟門惟有桃花古時月端端正正照啼痕過西溪
云罨畫層波蕙草荒冷雲客雁兩回皇梅花到得吹成雪盡
是清愁不是香夏夜云恰到黃昏雨便晴青池迤邐盡蛙鳴
月明已在芭蕉上猶有殘檐點滴聲九日云上池入寺見承
平影落南州迹易陳手把黃華看新雁風煙愁殺舊京人危
逢吉卽事云麥風翻隴潑濃綠花露滴枝黏老紅獨立樓頭
檢春事一絲暝日墮青蟲婦嘆云記得蕭郎登第時謂言卽

日鳳皇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葉景文歸途
云春來天氣半陰晴那更奔馳一月程又恐花時成草草還
家插柳作清明次韻云燕入虛檐教子飛風簾不卷和新詩
綠陰滿地蜻蜓小正是黃梅欲雨時機女云機聲伊軋到天
明萬縷千絲織得成售與綺羅人不顧看紗嫌重絹嫌輕姜
堯章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云細草穿沙雪未消吳宮煙冷水
迢迢梅花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沙尾風回一棹寒
椒花今夕不登盤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詞翦燭看朱季
實貧女云鐙下穿鍼影伴身嬾將心事訴諸親阿婆許嫁無
消息芍藥花開又一春纖手清閒理瑟工高樓半在碧雲中
行人豈是知音者小立華陰待曲終華子西醉歸云紅猊燒
盡夜堂寒銀燭生華玉漏殘沈醉歸來渾不記阿誰扶我上

雕鞍張彥發送人歸南康云我來方與廬山別爾去廬山是
故鄉前日住山渾不覺如今山遠却思量何子翔吳蠶云正
是吳蠶出火時交交窗外一禽啼溪西有葉高難采遙見青
裘上竹梯夏日云野土生煙草樹焦彤彤日脚火雲燒池邊
自拗青荷葉分付山童葢葯苗周晉仙山居詩云茶蘼架倒
無人架全似老夫狂醉時昨夜一場春雨橫又漂落蘚到花
枝黃德容早作云星光欲沒曉光連霞暈紅浮一角天乾盡
小園花上露日痕恰恰到窗前姚雪蓬雪溪云王戴溪頭小
隱仙漁翁引上雪溪船幾回倦釣思歸去又爲蘋花住一年
題壁云兩山灌木帶晴鴉泯泯春流漾浦沙隔岸小舟呼不
應碧桃花外是誰家利履道次琬妹云緩作行程早作歸倚
門親語苦相思白頭親老今多病不似當初別汝時林肅翁

寄書後作云幾度題書客未還歸鴻歷歷度鄉關遙知一紙
平安字慈母燈前閣淚看武朝宗老將云幾回夢裏到邊陲
上馬猶能揮戰旗彈淚對人偏愛說建炎隨駕渡江時葛無
懷元夕云元宵有月便無愁已是新年第一等說與素娥從
此去只須依樣作中秋嚴坦叔絕句云秋入蘋花白浪生癡
雲未放楚天晴青山湖外知何處中有斜陽一段明還里云
十載青山幾戰塵還家何處訪情親兒時巷陌今難認却問
新移來住人葉嗣宗西湖秋晚云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常
撐屋後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同鷗鷺過殘年出北關云脫
衣命僕洗塵埃籬落人家未見梅出得城門能幾步船頭便
有白鷗來九日云秋風吹客客思家破帽從渠自在斜陽斷
故山歸未得借人籬落種黃花煙村云隱隱煙村聞犬吠欲

尋尋不見人家只子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數花張澤民
詠梅云夜深月透小窗紗夢到瑤池阿母家急遣山僮開戶
看不知是雪是梅花許忱父醉起云午醉醺醺到日晡起呼
茶盃炷薰爐隔窗幾點敲華雨子細聽時却又無聞怨云小
院東風去住中春愁元不隔簾櫳自家顏色凋零盡却對花
枝惜墮紅枯荷云萬柄綠荷衰颯盡雨中無可葢眠鷗當時
乍疊青錢滿肯信池塘有暮秋陳君衡江南謠云柳絮飛時
話別離梅花開後待郎歸梅花開後無消息更待來年柳絮
飛吳仲孚曉吟云翠帳香銷卷碧紗風梢殘雨溼闌牙蜻蜒
亦被涼勾引清曉低飛入水花秋夕云西風吹露下秋空烏
鵲無聲占碧桐天氣微涼人好睡闌干閒在月明中

或謂詩自三言至九言皆有所本三百篇中已備具唯十一

言後無作者余謂荀子成相篇卽十一言之體也

靈芬館詩話卷二終

靈芬館詩話卷三

吳江 郭麐 祥伯

余與鐵門湘湄定交垂十年矣投贈寄懷之作無慮數十百
首零星稿本半雜書問久或散佚亦有能記一二語不能舉
其全者今偶記絕句數章於此以見十年來離合之迹以當
元白屏風之書牒影催人頭顱如許故人心尙爾爲可念也
鐵門送舟疊之淮陰云覓句江船韻事新金焦兩點證愁因
而今怕展當時畫水遠山長吟殺人山塘舟次同竹士壽生
丹叔送舟疊之淮陰云金昌亭柳不成絲想爲年年折盡枝
問爾遠遊今幾度翻儂稿數送行詩三數相知一子由慙時
歡聚莫言愁忍將滿眼臨歧淚挂了征帆各自流湘湄檢頻
伽數年來所貽手柬付裝潢者係以絕句云舊札分年逐日

排挑鐙重讀意徘徊可憐數片零星紙幾許相思換得來彭
城建業淮陰郡渺渺書郵隔大江不到十分排不去料難勞
動鯉魚雙闌人笑說莫尋他遺失書函有幾何三十君過渠
未滿後來離別更應多送頻伽出門後作云送客平明未斷
魂尙餘殘醉意昏昏櫓聲漸遠朝鴉起獨自含悽還入門

嘉善沈瘦客大成深於情一往三復詩如其人記其看燈詞
云華燈萬戶影交枝月上黃昏也不知郎愛看燈儂愛月到
無燈處立多時西漆南油一樣春香階羅韞流輕塵不知關
裏同儕失一笑回頭錯喚人又有夏日雜詩數首最爲清絕
今摘其二云老屋臨流剩數椽莫嫌生事太蕭然秋聲已到
夜窗竹暑氣不侵高樹蟬未見書當從客借無名花亦動人
憐此身已分長閒却想約鄰翁上釣船石苔頻掃草頻刪合

謝塵囂早閉關一伎不工惟善病三生有福得長閒海棠花
放新秋近沈水香銷午夢還慵讀道書支倦枕居然屏上看
青山清脆之音與其平日芋眠之作爲別一手也

漁洋露筋祠詩撇開題面自出一奇餘人一著議論便覺可
厭李丹壑一絕云心如揚子青銅鏡身似蓮塘菡萏姿只尺
隨家天子墓行人惟拜女郎祠議論之中神韻自絕

洪昉思以填詞獲罪天下無不惜之竹垞詩云梧桐夜雨詞
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吳蓮洋詩云能通彼我閒千古才著
成虧恨一生又欲殺何嘗非李白聞歌誰更惜秦青曹棟亭
詩云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憂患成昉思後以溺死其
集罕見才人之厄於斯爲極

隨園言許子遜先生專爲唐詩不落近調其寒食詩云粵江

水碧粵山低客路孤舟日易西又對梨華作寒食滿天芳草
鷓鴣啼唐詩之上乘也

詩人多窮詩人又多喜說窮放翁詩屢言絕食近袁江有人
戲詠云一肩行李肩猶在兩袖清風袖已無語雖鄙俚頗有
風趣

詩有零篇斷句一見不忘鍾嶸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
也如疏籬花片殘霞色獨客詩懷落葉聲張時升句也山館
客來霜色裏水樓人臥雁聲中遠道魚書空灑淚殘秋鬼錄
亂登人葛雲臞句也夕照元知無限好落華偏覺別時多風
從曠野過來橫雪向雲山莽處明周穆門句也膺滂易敗思
陳寔衛霍難通愛鄭莊方息翁句也壁蟲秋盡作人語露葉
夜明如水流嚴海珊句也每恨情長祈算短肯因病劇悔愁

多施曼郎句也山近夜眠雲脚下雨過春在鳥聲中丁貫如句也戰爭杳渺千年事風月消磨絕代人江賓谷赤壁句也霄漢路遙無勁翻江湖地大有遺才窗前鬼嘯燈初蕊鏡裏人愁鬢欲絲李雪樵句也短笛數聲誰寄恨孤帆一片我思家韓鄰竹句也少日文章殊負氣中年山水覺牽情朱二亭句也斜日盡收千嶂暝亂雲初破一星危高筠邨句也

溫飛卿曉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世謂絕調余謂不如劉夢得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二語近見瘦山詩殘月半在樹孤邨尚有燈亦佳

羅大經謂五代史中君可謂婁羅兒矣乃歐公用當時語不知唐人已有的盧全添丁詩嘍囉兒讀書何異摧枯朽

十五嫁王昌人多疑所出或并疑爲當時人然上官儀詩東

家復是憶王昌則已在崔顥之前矣

舊人題桃花扇傳奇者甚多均無甚出色崑山諸菊莊世界有絕句云一載風流抵六朝陪京事去雨瀟瀟蓬萊幾度揚塵後又見尊前鬪舞腰南巡法曲久漂零燕子春燈進後庭王氣自消三百載不須抵死怨懷寧末首婉曲有餘味

鄭潤堂東里余妹婿弱士尊甫也爲人澁和醜粹詩亦雅音有春夢一絕云聲聲鴉鳩雨闌珊一半春從病裏殘剩有茶蘼花滿架怕風人立隔簾看

詩以翻案爲工然須如人意之所欲出方妙吳白華侍郎詠史云捨身成佛願分明八十君王喪國輕進醜抽刀前事慘一生修到餓臺城

李笠翁漁以填詞擅名其他著作人多俳優畜之然清詞麗

句亦有不可沒者曉行云雞鳴自起東行裝同伴征人笑我
忙不道有人忙似我馬蹄先印板橋霜又絕句云膽餅春色
映櫺紗一座清香數瓊茶散脚道人無坐性閉關十日爲梅
花

乙卯余旅食京華士大夫之賢有文者雅相過從而於李編
修介夫如筠爲尤密以余主金蘭畦丈家蘭畦介夫座主也
介夫愔然靜者而風骨卓立詩宗昌黎亦有襟卓癯瘦之意
余下第歸介夫以詩見送云才士於天所得慳功名寸步等
蝸蠻豈無食肉管城子偏汝吟詩飯顆山哭向西風仍大笑
來隨征雁又俱還幾年去作水邨主占斷沙鷗碧一灣臨別
惘然約時相問訊今年冬鐵甫自都門回問之則介夫死一
月矣訪舊驚呼不覺泣然介夫詩多古峭有出彰義門三絕

特爲清婉嘗爲書扇頭今錄之云出郭天寬望眼開春郊風色淨煙煤橐駝背上曛曛日載得西山曉翠來家家牛飯課農功麥氣柔香細細風墻角有田不成稜半畦春韭半畦蔥曙鴉拍翅紙錢隨屋外荒墳傍草籬昨夜一分寒食雨梢頭染徧澹黃絲

宣城袁先生穀芳以名儒宿德來爲廣文震澤一時媚學之士靡然從風先生日講手畫獎進不勸載酒問字者日盈其門湘湄贈詩有云坐人春風已寒瓊先生奇窮我奇福後以老歸里將行之夕盜入其室琴書之外無可欲者魚脫而去先生作載書圖予題一絕云入室偷兒枉見過一錢不值奈君何算來尙有青擅在臨去官時付與他紀此事也先生以古文自命詩不甚注力然志和音雅無弩張劍拔之態一時

爲詩者未能或之先也吳江除夕云團欒圍坐話家園絮語
鄉談不厭喧餽歲心憐貧子嫉藏書眼望好兒孫早春漏洩
門前柳夜鼓勾留座上尊後飲屠蘇判盡醉詩成酒冷又重
溫將歸絕句云三高祠下意仿徨幾度扶筇送夕陽爲謝季
鷹須諒我薄鱸雖美是他鄉他如贈王西莊云英俊眼前爭
附尾文章身後怕吹毛哭子云孤寡何年成了局乾坤多事
付斯兒皆可傳也

滇人蘭廷瑞枕上口占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
燈膽餅滴取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詞意清絕詩見升庵
集中白狼檠木有如此才然藉升庵而傳以此知附青雲者
易顯而又以嘆埋沒不彰者多也

湘淵爲余誦一閨秀過橫塘詩云萍抽嫩綠初平水柳帶嬌

黃欲散絲一幅橫塘好圖畫烏啼風暖雨晴時神韻絕佳其人姓張名於湘

陳章侯以畫名世詩不多見有過西湖絕句云外六橋頭楊柳盡裏六橋頭樹亦稀眞實湖山今始見老遲行過更依依讀之一過惻惻動人余有章侯手書唐詩行草疏備入古後畧爲華鬢弟秋觀佛弟子書華鬢其姬也

往時雲臺先生搜輯兩浙輜軒錄余方移居魏塘先生問近日魏唐詩人予以退庵父子爲對并以其稿鈔呈先生深爲擊賞采入瀛舟筆談中目爲嘉善三黃時霽青尙未鄉舉退庵集猶未刻而三黃之名已早在人口退庵老而好學出入石湖劔南之間友漁齋集後半尤勝於前霽青以二甲第一入翰林萬人如海之中獨能稽經誼史從事著述子未於諸

弟年長主一家之事酬應之暇不廢吟詠皆未知其所至也
鄭瘦山孝廉鏞又名黃字元吉卽余人口詩中所謂錦髻紅
輝繡襖者詩才清綺爲諸鄭翹楚其兄海山名銳篤志
讀書持一卷至忘寢食室中暗不可見輒抱書立中庭家人
點燈呼之乃入其溺苦如此時時問業於湘湄鐵門與湘湄
中子歲交最善兩人嗜好癖癩類相似也天不假年亦未三
十而沒生平作詩極艱苦刻深故所存不多而頗能卓然自
立所謂有志之士也海山仲容相繼天亡同里讀書種子或
幾乎絕矣傷哉

沈歸愚尙書歸老山林主盟風雅十餘年間四方人士望走
其門天下以爲鉅人長德景星慶雲相傳爲諸生時館於木
瀆生徒散後輒吟唔至夜分主人有一婢年及笄矣所居與

尚書比屋紡車之聲時或申且人問之曰聽沈老相公讀詩令人忘倦不知其夜深也主人母戲謂若重沈相公盍嫁之乎他日其家將贖歸字人女涕泣不欲往問之曰主人有言我心諾之不可更也主人奇之以告尚書尚書自顧衰老且力不能量珠以聘口謝之而心不能無知己之感也主人知其意竟以爲贈踰年舉於鄉夫人旋卒尚書名位日起引年還里門生座客時奉觴壽如夫人前尚書嘗赴宴集酒半奚奴持一襪至傳夫人語曰天寒衣得毋薄乎雖雅不畏寒必爲加一衣當時以爲美談比於子京半臂嗟乎當尚書未顯時荒江破屋間一老秀才耳青衣何人乃能物色於塵埃中其可傳也已

歸愚少問業於葉星期先生傳其詩學新城尚書寄友人書

有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歸愚見之竊喜自負新城亡爲詩
哭之實未見新城也前輩宏獎之心與感知之意均可想見
也

袁丈樸村先生中年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以振興風雅爲
已任與同里顧蔚雲汝敬顧東巖我魯陳易門毓升陳芝房
毓成王北溪元文袁竹軒益之結竹溪詩社請歸愚宗伯主
其盟分題角韻擊盞聯吟跌宕文史縱橫觴詠敦槃之盛至
今里人猶豔稱之一時人人有集雖存沒顯晦而風流未歇
諸君中易門樸村卽世最早東巖境遇最窮而詩皆工樸村
小桐廬詩草家有其書東巖前已錄之易門獻賦行在危得
復失侘傺以卒其白門歸舟詩被放後作也又見秦淮水輕
槳送客還廿年成落拓十度此江關風引神山遠心知好夢

卷之三十一 三
暨磯頭垂釣者輪爾一竿閒春事闌如此羈蹤意若何歸程
好風少客眼落花多薄醉倚斜日狂吟動浩波停舟古寺下
涼吹拂杪羅離家未覺久已見月重圓料得淹留信會聞約
畧傳序驚乳燕候人負牡丹天一事歸堪告棲霞快陟巖新
杭竹枝詞云郎住蘇州住秀州問郎只說住橋頭橋南橋北
分鄉縣橋下長流總合流寄東巖云餞春送客昔年詩無數
離情上柳枝苦憶酒邊紅雨亂山塘倚棹夕陽時神韻悠長
吐屬風雅有諸葛君真名士之風嘗同諸子宴集紅雨軒卽
席限用十五咸全韻易門詩擅場

近人以開齋日爲開葦唐人謂之開素樂天詩開素槃筵後
日開

余既錄宋人絕句仍復取元諸家詩讀之摘其疏朗清新有

逸調而無軟熟之習者再記於此酒闌燈炮茶熟香溫開卷
雜誦聊以自娛而已薩天錫宮詞云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
小隊兩三行石闌干畔銀燈過照見夫容葉上霜楊柳樓心
月滿牀錦屏繡褥夜生香不知門外春多少自起移燈照海
棠宋子虛田家云疲牛病喘臥桑間轆軸閒眠夢地乾殘稅
驅將兒子去豆畦却倩草人看陳衆仲班婕妤云層城柘館
重徘徊坐見瑤堦長綠苔團扇秋來定無用君王方築避風
臺方萬里青溪道中云刺桐花白草按藍欲卸棉袍剪紵衫
一夜春霜忽如雪江南天氣不宜蠶航船歌云南姚村打北
姚村鬼哭誰憐枉死魂爭似稍公留口喫秀州城外鴨餛飩
戴帥初感舊云牡丹紅紫豔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牋頭白江
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黃星甫池荷云紅藕花多映碧

蘭秋風才起易彫殘。池塘一段榮枯事，都被沙鷗冷眼看。劉
夢吉春景云：病餘身世淡無情，淡覺春來暖漸生。送客出門
花已謝，問知昨日是清明。萬壽宮館舍云：來時殘雪點征衣，
落盡庭花尚未歸。夢裏不知身臥病，春衫歸路馬如飛。張光
敬春日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消幾箇書
騰醉，看得春光到牡丹。倪元鎮竹枝云：江流不住楚山青，船
到潯陽幾日程。不忍寄將雙淚去，門前潮落又潮生。賈泰父
西湖竹枝云：夫容葉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橫塘。人生多少
不如意，水遠山長難見郎。題淵明小像云：烏帽青鞋白鹿裘，
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點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迺易
之雪齋云：東風悄悄著羅衫，秉燭歸時酒半酣。聽得隔簾人
笑語，夜來春氣似江南。次韻國子祭酒城東宴集云：十騎聯

鑣入郭遲從教斜日過棠梨候門稚子牽衣笑今日先生有
好詩海上云征人七月度榆關貂鼠裁衣尙怯寒不信江南
今夜月有人揮扇著冰紈余廷心南歸云二月不歸三月歸
已將行篋卷征衣殷勤爲報家園樹緩緩開花緩緩飛郝伯
常儀真館中云持節江南久食魚館人供雁意踟躇呼兒細
看雲間足恐有中原問訊書丁鶴年水仙云影娥池上曉涼
多羅襪生塵水不波一夜碧雲凝作夢醒來無奈月明何馬
虛中西湖云水風吹冷逼菰蒲藕葉欹斜一半枯玉立鷺絲
渾不動滿身煙雨看西湖漫成云參天楊柳手親栽一院西
風戶半開落日尙餘三四尺山平水遠看秋來張伯雨竹枝
云臨湖門外是儂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門
前一樹紫荆花孫蕙蘭綠窗詩云樓前楊柳發青枝樓下春

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小妹方才讀
孝經可憐嬌小性偏靈自尋女誠窗前讀嗔道家人不與聽
于彥成欵歌云對酒清歌窈窕娘持杯勸客手生香袖中藏
得雙頭橘一半青青一半黃繆叔正西湖竹枝云初三月子
似彎弓照見花開月月紅月裏蟾蜍花上蝶憐渠不到斷橋
東陸良貴西湖竹枝云山下有湖湖有灣山上有山郎未還
記得解儂金絡索繫郎腰下玉連環張若瓊春曉云夢回隔
竹漏聲殘春起移燈看牡丹無力東風闌吹燭獨披清露倚
雕欄貢友初湖上春歸云湧金門外柳垂金三日不來成綠
陰折取長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張仲疇梅雨云輕雲
薄薄暗江干幾陣紗窗透嫩寒濃睡呼重新摘得未黃梅子
已微酸陳剛中江州云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燕北寄黃昏

瘴煙蠻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
仇仁父閒居云仰屋著書無筆力
閉門索句費心機不如花下冥冥坐
靜看蜻蜓蝶飛劉桂翁元日至上元絕句云
鐘鼓籠銅報曉晴燭殘曙色近簾明
老來最憶兒時樂拜罷新年處處行
驛門北女賣蛾兒水屋紅燈出樹枝
鄰笛孤吹春未動一簾微雨似秋時
宋顯夫寒食云街頭老父髮垂肩
拄杖支頤話可憐炬妝不甜寒具小
風光那似十年前高房山過信州云二
千里地好耕桑無數海棠官道旁
風送落花撥馬過春風更比路人忙
郭天錫宿焦山云揚子江頭風浪平
焦山寺裏晚鐘鳴爐煙已斷燈花落
喚起山僧看月明釋中峯省庵云一
聲幽鳥到窗前白髮老僧驚
晝眠走下竹牀開兩眼方知屋外有青天
甲寅仲夏同人送湘湄之淮陰設祖帳于虎邱山塘流連惜

別遂至日暮荔生竹土同遊東墪院竹土因言嘗借織織女
士憩此有詩板在壁間荔生欣然往尋素壁新泥都無字跡
雪泥鴻爪邈若隔生相與惆悵不已適有老嫗出廊廡聊試
問之嫗曰壁間誠有紙數番上畧有字今已棄敗篋中君何
自求之請出其篋手自檢閱故紙零亂中果得纖纖當日所
爲詩雖墨渝紙敝而手痕宛然乃驚喜過望也詩云嫩綠埋
階半是苔此間可坐隔塵埃東風應笑人癡絕墪院無花特
地來歸舟以誇于同人西江吳蘭雪在坐索觀遂匿不肯出
許以素雲女士筆跡爲許田之假而荔生固不願也同人爲
之解紛乃以素冊屬蘭雪記此事於卷端而在坐者各爲詩
以賸之一時傳爲佳話

牛山四十詩聊齋志異載其目以爲笑其詩人未之見也前

與漱冰談次漱冰爲誦其一首云昨夜山前人殺人管他老子破頭巾山僧石上高蹻脚念句佛兒保自身殊有深意漱冰言此人生當明季鼎革後棄家爲禪和打油釘鉸之詩未必非有託而逃焉者也余謂卽詩而論亦何減寒山

湘湄姬人柳氏小名三多故媵婢也家本金陵歸而待字後湘湄與余輩秋賦賃居其家飛鳥依人有願爲夫子妾之意朋輩又加愆愆遂以兩槩載歸暄晨露夕捧硯看題觸目會心斐然有作其一絕云月夜推窗看雁飛西風吹冷木棉衣長江隔得耶娘遠四箇年頭信息稀其後母來視女復作一絕落句云和淚牽衣先要問阿耶強健似娘無

言情之作但抒所畜新新不窮悼亡詩作者多矣而各有性情未遠不及于古也桐城方雲旅哭妻姚鳳翹詩云孤兒入

歲儼成人香楮靈輒奠夕晨衰經扶來還客拜越知禮數越
酸辛那忍青山骨便埋獨留孤櫬守魂來晨昏上食呼難應
浙浙悲風颺紙灰元相孫郎善寫哀哀情難盡寫無才吞聲
怕向靈幃讀和淚摧燒寄夜臺讀之悽然難已

漢王吉上疏言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
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唐白居易贈友卒章云嫁娶旣不
早生育長苦遲兒女未成人父母已衰羸凡人貴達日多在
長大時欲報親不逮孝心無所施二說不同余謂皆是也子
陽之言爲父母言之也可以教義樂天之言爲人子言之也
可以教孝子陽之言所以繼治世也使民仁壽樂天之言所
以繼亂世也使民蕃滋

乾隆丙午丁未之間歲大祲江南北皆被其災吾鄉斗米直

五百錢雁戶流離一時載道大家子女亦所不免身被紮素
覩顏向人繡履泥塗玉顏塵土見者莫不惻然傷之恐監門
未易繪也顧蔚雲詩云依然人似玉無奈米如珠湘湄記事
云療饑窮草木行乞厭妻孥語皆沈痛

錢浣青夫人孟鈿贈盲女王三姑詩云聞聲對影便相憐一
面檀槽亦夙緣試向清宵作三弄檐花如雨落燈前楊柳歌
殘又竹枝霜風吹上鬢邊絲人間多少繁華夢總在秋娘未
老時王三姑者名青翰卽葦浦詩所謂道客勝常知客姓目
中莫謂竟無人者也中年以往皈依心素業自懺前因故人相
訪者茗椀爐香相對終日鏤撥鳴弦化爲粥魚茶板矣臨終
儵然吉祥而逝

仁和胡辰瞻龍友賣葯于市有韓伯休之風能詩與孫補山

相國友善相國貴後未嘗一往干之相國知其難衣食也乃作書致越中當事令延主書院講席比訪之已死相國有詩哭之云病起寒窗叫斷鴻悲來怪雨挾盲風貧當糧盡還留鶴吟到秋深竟化蟲賚志未能圖五岳無兒難免悵三同孝章死後書方至此事終須怨孔融纏絲悱惻令人增友義之重而胡君之高相國之厚議者兩多之云

吳江梅孝嗣黃梅卽事詩睡餘殘酒不曾消聽得鄰翁杖過橋雪白吳鹽青箬裏敲門來換早蠶貓濃陰如墨雨如酥逐婦鳩聲不住呼檢點牀頭書一架新黏法帖脫漿無二詩道眼前之景語皆可喜

嘉善魏冬木鎧水村先生後人士食舊名詩傳家學以窮老江鄉積然自放論者以爲如子畏晚年唱蓮花落光景余友

瘦客與之善嘗鈔得其詩名當不止此集約數十首其自敘
畧云冬木之詩而有集也自十五歲始有竊吟初藁五色線
頭集枉拋集我亦有稿丁丁集無人知愛集憶夢集昨非集
懟蘭集而何以僅存此耶故名曰當不止此集何以云當不
止此而僅止於此耶是則冬木之知音也已矣其寄託如此
集中亦多打油釘鉸滑稽玩世之辭惟和續簌詩數首類皆
可誦習舞云習舞花前不論年身材小巧越輕便春風秋月
蹉跎易簇簇新裘又覺媽走馬云走馬紅粧燦若霞晚來歸
去問誰家卽今苦殺春城外杳杳長堤自落花爲人孤冷峭
介不可一世見人終日無一言而性耽于酒瘦客贈以詩云
老去不須人勸飲興來還與鬼談禪亦可爲冬木寫一小影
也

余訪友魏塘觴詠日夕渠齋張君傾襟相許數席陳詞有知已之雅臨行以籀石齋集見貽且云此公孤詣人不能識當俟足下鑒別之耳別去一載人琴已渺睠懷陳子昂同宴一室之言爲之惻愴昨檢笥中有渠齋手書一詩亟爲錄之意在工拙之外也看盡山田復水田晝長人倦枕書眠夢回正欲呼茶喫船尾忽吹幾縷煙題爲舟行絕句